

中文导读英文版

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

*Michael Strogoff*

# 沙皇的信使

[法] 儒勒·凡尔纳 原著

丁永姬 王勋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中 文 导 读 英 文 版 )

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

*Michael Strogoff*

# 沙皇的信使

[法] 儒勒·凡尔纳 原著  
丁永姬 王勋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Michael Strogoff*, 中文译名为《沙皇的信使》, 这是一部充满传奇、冒险与幻想的文学著作, 它由法国著名作家、“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编著。

18世纪中叶, 鞑靼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爆发了战争。由于叛徒出卖, 俄方形势十分危急。故事的主人公米歇尔·施托戈夫临危受命, 将沙皇的亲笔信交给伊尔库次克大公——沙皇的弟弟。虽然其间路途遥远, 沿途还要经过敌占区, 但作为沙皇的信使, 米歇尔最后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途中, 他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令人震撼。

该书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 曾经先后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书中所展现的神奇故事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丽童年、少年直至成年。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 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 本书对当代中国的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 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 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皇的信使=Michael Strogoff: 中文导读英文版/ (法) 凡尔纳 (Verne, J.) 原著;  
丁永姬等编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6  
(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302-19663-1

I. 沙… II. ①凡… ②丁…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383 号

责任编辑: 李 晔

责任校对: 梁 毅

插图绘制: 王 轲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60 印 张: 20.75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31495-01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著名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一生共创作了六十多部充满神奇与浪漫的科幻小说，其代表作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两万里》、《八十天周游世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等，这些小说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并多次被搬上银幕，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儒勒·凡尔纳于 1828 年 2 月 8 日出生在法国西部海港南特。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他的父亲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律师，并希望凡尔纳日后也以律师作为职业。18 岁时，他遵从父训到首都巴黎攻读法律。可是他对法律毫无兴趣，却爱上了文学和戏剧。1863 年，他发表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之后又出版了使他获得巨大声誉的科幻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真实性与大胆幻想的结合：奇幻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而奇妙的想象、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和生活情趣，使之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全世界各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预言和假设，在他去世之后得以印证和实现，至今仍然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总的说来，凡尔纳的小说有两大特点。第一，他的作品是丰富的幻想和科学知识的结合。虽然凡尔纳笔下的幻想极为奇特、大胆，但其中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些作品既是科学精神的幻想曲，也是富有幻想色彩的科学预言，他的许多科幻猜想最后变成了现实。例如，他不仅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用大炮将探月飞行器送上太空，甚至还将发射场安排在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这正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发射场，他在小说《海底两万里》中虚构了“鹦鹉螺号”潜水艇，在该小说出版 10 年后，第一艘真正的潜水艇才下水；在《征服者罗比尔》中有一个类似直升飞机的飞行



器，数十年后，人类才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此外，他的小说中还出现了电视、霓虹灯、导弹、坦克和太空飞船等科学技术应用概念，而这些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第二，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些鲜明、生动而富有进取心和正义感的人物，他们或是地理发现者、探险家、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具有超人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和执著不懈的精神；或是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战士，反对社会不公的抗争者，追求自由的旅行家，在他们身上具有反压迫、反强权、反传统的战斗精神，他们热爱自由、热爱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凡尔纳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他们远大的理想、坚强的性格、优秀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已赢得了亿万读者的喜爱和尊敬，并一直成为人们向往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

1900 年，儒勒·凡尔纳的第一部中译本小说《八十天周游世界》（当时的中文译名是《八十日环游记》）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陆续又有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名人将凡尔纳的作品翻译出版。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又开始为国内翻译界和出版界所关注，并在新中国读者面前重新显示了科幻小说旺盛的生命力。20 世纪 80 年代，凡尔纳的作品再次受到读者的青睐，国内许多出版社相继翻译出版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一时形成了“凡尔纳热”。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凡尔纳小说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文翻译版，另一种是中英文对照版。而其中的中英文对照读本比较受读者的欢迎，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人热衷于学习英文的大环境。而从英文学习的角度上来看，直接使用纯英文的学习资料更有利于英语学习。考虑到对英文内容背景的了解有助于英文阅读，使用中文导读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也可以说是该类型书的第三种版本形式。采用中文导读而非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进行编排，这样有利于国内读者摆脱对英文阅读依赖中文注释的习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决定编译凡尔纳系列科幻小说中的经典，其中包括《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环游月球》、《海底两万里》、《八十天周游世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沙皇的信使》、《喀尔巴阡古堡》、《无名之家》、《征服者罗比尔》、《大臣号幸存者》、《亚马逊漂流记》、《太阳系历险记》、《两年假期》和《测量子午线》等，并采用中文导读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在中文导读中，我们尽力使其贴近原作的精髓，也尽可能保留原著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够编出为当代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经典读本。读者在阅读英文故事之前，可以先阅读中文导读内容，这样有利于了解故事背景，从而加快阅读速度。我们相信，这些经典著作的



引进对加强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主要内容由丁永姬、王勋编译。参加本书故事素材搜集整理及编译工作的还有纪飞、郑佳、刘乃亚、赵雪、左新杲、黄福成、冯洁、徐鑫、马启龙、王业伟、王旭敏、陈楠、王多多、邵舒丽、周丽萍、王晓旭、李永振、孟宪行、熊红华、胡国平、熊建国、徐平国、王小红等。限于我们的文学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难免不当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第一章 在宫殿举行的宴会/	
Chapter 1 A Fete at the New Palace .....	1
第二章 俄国人和鞑靼人/	
Chapter 2 Russians and Tartars .....	13
第三章 米歇尔·施托戈夫与沙皇见面/	
Chapter 3 Michael Storgoff Meets the Czar .....	23
第四章 从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	
Chapter 4 From Moscow to Nijni-novgorod .....	30
第五章 两个公告/	
Chapter 5 The Two Announcements .....	45
第六章 哥哥与妹妹/	
Chapter 6 Brother and Sister .....	54
第七章 沿伏尔加河流方向而下/	
Chapter 7 Going Down the Volga .....	61
第八章 逆卡马河流而上/	
Chapter 8 Going up the Kama .....	70
第九章 乘四轮马车日夜赶路/	
Chapter 9 Day and Night in a Tarantass .....	78
第十章 乌拉尔山的暴风雨/	
Chapter 10 A Storm in the Ural Mountain .....	87
第十一章 不幸的旅行者/	
Chapter 11 Travelers in Distress .....	95
第十二章 挑衅/	
Chapter 12 Provocation .....	107
第十三章 责任是第一位的/	
Chapter 13 Duty before Everything .....	119
第十四章 母亲与儿子/	
Chapter 14 Mother and Son .....	129



第十五章 坝拉巴沼泽地/	
Chapter 15 The Marshes of the Baraba .....	140
第十六章 最后的努力/	
Chapter 16 A Final Effort .....	149
第十七章 对手/	
Chapter 17 The Rivals .....	160
第十八章 鞑靼人的营地/	
Chapter 18 A Tartar Camp .....	168
第十九章 困境中的通信/	
Chapter 19 Correspondents in Trouble .....	178
第二十章 反击/	
Chapter 20 Blow for Blow .....	194
第二十一章 胜利进城/	
Chapter 21 The Triumphal Entry .....	206
第二十二章 尽量看/	
Chapter 22 "Look While You May" .....	213
第二十三章 行进路上的朋友/	
Chapter 23 A Friend on the Highway .....	222
第二十四章 横渡叶尼塞河/	
Chapter 24 The Passage of the Yenisei .....	234
第二十五章 一只野兔横穿马路/	
Chapter 25 A Hare Crosses the Road .....	244
第二十六章 在大草原/	
Chapter 26 In the Steppe .....	254
第二十七章 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	
Chapter 27 Baikal and Angara .....	264
第二十八章 河的两岸之间/	
Chapter 28 Between two Banks .....	274
第二十九章 伊尔库茨克/	
Chapter 29 Irkutsk .....	286
第三十章 沙皇的信使/	
Chapter 30 The Czar's Courier .....	296
第三十一章 十月五日的夜晚/	
Chapter 31 The Night of the Fifth of October .....	306
第三十二章 大结局/	
Chapter 32 Conclusion .....	317



## 第一章 在宫殿举行的宴会

### Chapter 1 A Fete at the New Palace



凌晨两点，在新宫举行晚会的高潮时刻，基索夫将军给沙皇陛下送来从托木斯克发来的电报，并报告说在此城市以外地方的电线都被切断了。陛下让他每隔一小时向托木斯克发一份电报。

舞会上，乐队演奏着从舞曲中精选出来的曲目。大元帅和他的副手负责整个晚会的各项事宜，达官显要、欧洲主要国家的外交使团成员和光彩照人的贵妇人在这里展示着他们的舞姿。

沙皇陛下出于不爱修饰自己的习惯，穿着一身近卫军军官的服饰。他高高的个子、面色凝重，很少说话，但一样让人觉得和蔼可亲。

陛下看到电报后，眉头锁得更紧了。他把将军带到一扇窗前，问了他一些问题。将军答道：昨天就和大公失去了联系，阿慕尔和雅库次克及越贝加尔各省的军队向伊尔库茨克进军的命令是最近一封电报下达的，并传到了贝加尔湖以外地区。原本还和其他各省保持着联系，但很快西伯利亚的边境就无法通过了，现在还没有叛徒伊万·奥加勒夫的消息。

陛下要求把叛徒的特征发往沿线各地，并对此保密。将军行了一个礼后就退下去了。

一身戎装的沙皇陛下恢复了镇定，走到了人群中间。关于他们刚才谈论的事情，有两个人已获得了准确的信息。这两个人来自诺曼底的盎格鲁和来自罗曼的高卢，法国人获得信息全靠眼睛，而英国人则靠耳朵。法国人眼观六路，英国人则耳听八方。

那个英国人是《电讯日报》的记者，那个法国人是个通讯员，他们都



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参加晚会的。

他们所服务的报社对他们不惜金钱，但他们从不违背道德去偷听、偷看。他们只是对一些政治和社会事件采取行动，并用各自的方式去判断。

法国记者阿尔西德·若利韦和英国记者哈里·布朗特是来参加晚会时才认识的。他们两人本应是竞争的关系，但他俩还是交换了看法：英国记者认为晚会非常精彩，而法国记者则表示感到了一股乌云。

他们又提到刚才陛下看到将军送来电报时的表现，就像一八一二年沙皇亚历山大在举行的晚会上收到报告说拿破仑和法国军队渡过了尼也门河时一样。

他们又谈到电报线路被截断后陛下命令部队集结的消息，这条明天将会在他们的报纸上出现。随后两人就分开了。

隔壁餐厅的门开了，里面的金银餐具中摆满了美味佳肴，客人们朝餐厅走去。

这时，基索夫将军回来告诉陛下，托木斯克的电报线路也断了。陛下让他派一个信使去送电报。随后沙皇到了隔壁的办公室，打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前面的莫斯科河，他抱着双臂在沉思。

“Sire, a fresh dispatch.”

“Whence?”

“From Tomsk.”

“Is the wire cut beyond that city?”

“Yes, sire, since yesterday.”

“Telegraph hourly to Tomsk, General, and keep me informed of all that occurs.”

“Sire, it shall be done,” answered General Kissoff.

These words were exchanged about two hours after midnigh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fete given at the New Palace was at the height of its splendor.

During the whole evening the bands of the Preobra-jensky and Paulowsky regiments had played without cessation polkas, mazurkas, schottisches, and waltzes from among the choicest of their repertoires. Innumerable couples of dancers whirled through the magnificent saloons of the palace, which stood at a

few paces only from the “old house of stones” – in former days the scene of so many terrible dramas, the echoes of whose walls were this night awakened by the gay strains of the musicians.

The grand-chamberlain of the court, was, besides, well seconded in his arduous and delicate duties. The grand-dukes and their aides-de-camp, the chamberlains-in-waiting and other officers of the palace, presided personally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dances. The grand duchesses, covered with diamonds, the ladies-in-waiting in their most exquisite costumes, set the example to the wives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 dignitaries of the ancient “city of white stone.” When, therefore, the signal for the “polonaise” resounded through the saloons, and the guests of all ranks took part in that measured promenade, which on occasions of this kind has all the importance of a national dance, the mingled costumes, the sweeping robes adorned with lace, and uniforms covered with orders, presented a scene of dazzling splendor, lighted by hundreds of lustres multiplied tenfold by the numerous mirrors adorning the walls.

The grand saloon, the finest of all those contained in the New Palace, formed to this procession of exalted personages and splendidly dressed women a frame worthy of the magnificence they displayed. The rich ceiling, with its gilding already softened by the touch of time, appeared as if glittering with stars. The embroidered drapery of the curtains and doors, falling in gorgeous folds, assumed rich and varied hues, broken by the shadows of the heavy masses of damask.

Through the panes of the vast semicircular bay-windows the light, with which the saloons were filled, shone forth with the brilliancy of a conflagration, vividly illuminating the gloom in which for some hours the palace had been shrouded. The attention of those of the guests not taking part in the dancing was attracted by the contrast. Resting in the recesses of the windows, they could discern, standing out dimly in the darkness, the vague outlines of the countless towers, domes, and spires which adorn the ancient city. Below the sculptured balconies were visible numerous sentries, pacing silently up and down, their rifles carried horizontally on the shoulder, and the spikes of their helmets glittering like flames in the glare of light issuing from the palace. The steps also of the patrols could be heard beating time on the stones beneath

with even more regularity than the feet of the dancers on the floor of the saloon. From time to time the watchword was repeated from post to post, and occasionally the notes of a trumpet, mingling with the strains of the orchestra, penetrated into their midst. Still farther down, in front of the facade, dark masses obscured the rays of light which proceeded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New Palace. These were boats descending the course of a river, whose waters, faintly illumined by a few lamps, washed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terraces.

The principal personage who has been mentioned, the giver of the fete, and to whom General Kissoff had been speaking in that tone of respect with which sovereigns alone are usually addressed, wore the simple uniform of an officer of chasseurs of the guard. This was no affectation on his part, but the custom of a man who cared little for dress, his contrasting strongly with the gorgeous costumes amid which he moved, encircled by his escort of Georgians, Cossacks, and Circassians — a brilliant band, splendidly clad in the glittering uniforms of the Caucasus.

This personage, of lofty stature, affable demeanor, and physiognomy calm, though bearing traces of anxiety, moved from group to group, seldom speaking, and appearing to pay but little attention either to the merriment of the younger guests or the graver remarks of the exalted dignitaries or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who represented at the Russian court the principal governments of Europe. Two or three of these astute politicians — physiognomists by virtue of their profession — failed not to detect on the countenance of their host symptoms of disquietude, the source of which eluded their penetration; but none ventured to interrogate him on the subject.

It was evidently the intention of the officer of chasseurs that his own anxieties should in no way cast a shade over the festivities; and, as he was a personage whom almost the population of a world in itself was wont to obey, the gayety of the ball was not for a moment checked.

Nevertheless, General Kissoff waited until the officer to whom he had just communicated the dispatch forwarded from Tomsk should give him permission to withdraw; but the latter still remained silent. He had taken the telegram, he had read it carefully, and his visage became even more clouded than before. Involuntarily he sought the hilt of his sword, and then passed his hand for an

instant before his eyes, as though, dazzled by the brilliancy of the light, he wished to shade them, the better to see into the recesses of his own mind.

"We are, then," he continued, after having drawn General Kissoff aside towards a window, "since yesterday without intelligence from the Grand Duke?"

"Without any, sire; and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in a short time dispatches will no longer cross the Siberian frontier."

"But have not the troops of the provinces of Amoor and Irkutsk, as those also of the TransBalkan territory, received orders to march immediately upon Irkutsk?"

"The orders were transmitted by the last telegram we were able to send beyond Lake Baikal."

"And the governments of Yeniseisk, Omsk, Semipolatsinsk, and Tobolsk—are we still in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as before the insurrection?"

"Yes, sire; our dispatches have reached them, and we are assured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at the Tartars have not advanced beyond the Irtysh and the Obi."

"And the traitor Ivan Ogareff, are there no tidings of him?"

"None," replied General Kissoff. "The head of the police cannot state whether or not he has crossed the frontier."

"Let a description of him be immediately dispatched to Nijni-Novgorod, Perm, Ekaterenburg, Kasimov, Tioumen, Ishim, Omsk, Tomsk, and to all the telegraphic stations with which communication is yet open."

"Your majesty's orders shall be instantly carried out."

"You will observe the strictest silence as to this."

The General, having made a sign of respectful assent, bowing low, mingled with the crowd, and finally left the apartments without his departure being remarked.

The officer remained absorbed in thought for a few moments, when, recovering himself, he went among the various groups in the saloon, his countenance reassuming that calm aspect which had for an instant been disturbed.

Nevertheless, the important occurrence which had occasioned these

rapidly exchanged words was not so unknown as the officer of the chasseurs of the guard and General Kissoff had possibly supposed. It was not spoken of officially, it is true, nor even officiously, since tongues were not free; but a few exalted personages had been informed, more or less exactly, of the events which had taken place beyond the frontier. At any rate, that which was only slightly known, that which was not matter of conversation eve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corps diplomatique, two guests, distinguished by no uniform, no decoration, at this reception in the New Palace, discussed in a low voice, and with apparently very correct information.

By what means, by the exercise of what acuteness had these two ordinary mortals ascertained that which so many persons of the highest rank and importance scarcely even suspected?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ad they the gifts of foreknowledge and foresight? Did they possess a supplementary sense, which enabled them to see beyond that limited horizon which bounds all human gaze? Had they obtained a peculiar power of divining the most secret events? Was it owing to the habit, now become a second nature, of living on information, that their mental constitution had thus become really transformed? It was difficult to escape from this conclusion.

Of these two men, the one was English, the other French; both were tall and thin, but the latter was sallow as are the southern Provencals, while the former was ruddy like a Lancashire gentleman. The Anglo-Norman, formal, cold, grave, parsimonious of gestures and words, appeared only to speak or gesticulat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pring operating at regular intervals. The Gaul, on the contrary, lively and petulant, expressed himself with lips, eyes, hands, all at once, having twenty different ways of explaining his thoughts, whereas his interlocutor seemed to have only one, immutably stereotyped on his brain.

The strong contrast they presented would at once have struck the most superficial observer; but a physiognomist, regarding them closely, would have defined their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by saying, that if the Frenchman was "all eyes," the Englishman was "all ears."

In fact, the visual apparatus of the one had been singularly perfected by practice. The sensibility of its retina must have been as instantaneous as that of

those conjurors who recognize a card merely by a rapid movement in cutting the pack or by the arrangement only of marks invisible to others. The Frenchman indeed possess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what may be called “the memory of the eye.”

The Englishman, on the contrary, appeared especially organized to listen and to hear. When his aural apparatus had been once struck by the sound of a voice he could not forget it, and after ten or even twenty years he would have recognized it among a thousand. His ears, to be sure, had not the power of moving as freely as those of animals who are provided with large auditory flaps; but, since scientific men know that human ears possess, in fact, a very limited power of movement, we should not be far wrong in affirming that those of the said Englishman became erect, and turned in all directions while endeavoring to gather in the sounds, in a manner apparent only to the naturalist. It must be observed that this perfection of sight and hearing was of wonderful assistance to these two men in their vocation, for the Englishman acted as correspondent of the Daily Telegraph, and the Frenchman, as correspondent of what newspaper, or of what newspapers, he did not say; and when asked, he replied in a jocular manner that he corresponded with “his cousin Madeleine.” This Frenchman, however, neath his careless surface, was wonderfully shrewd and sagacious. Even while speaking at random, perhaps the better to hide his desire to learn, he never forgot himself. His loquacity even helped him to conceal his thoughts, and he was perhaps even more discreet than his confrere of the Daily Telegraph. Both were present at this fete given at the New Palace on the night of the 15th of July in their character of reporters.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at these two men were devoted to their mission in the world — that they delighted to throw themselves in the track of the most unexpected intelligence — that nothing terrified or discouraged them from succeeding — that they possessed the imperturbable sang froid and the genuine intrepidity of men of their calling. Enthusiastic jockeys in this steeplechase, this hunt after information, they leaped hedges, crossed rivers, sprang over fences, with the ardor of pure-blooded racers, who will run “a good first” or die!

Their journals did not restrict them with regard to money— the surest, the



most rapid, the most perfect element of information known to this day. It must also be added, to their honor, that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ever looked over or listened at the walls of private life, and that they only exercised their vocation when political or social interests were at stake. In a word, they made what has been for some years called “the grea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ports.”

It will be seen, in following them, that they had generally an independent mode of viewing events, and, above all, their consequences, each having his own way of observ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French correspondent was named Alcide Jolivet. Harry Blount was the name of the Englishman. They had just met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fete in the New Palace, of which they had been ordered to give an account in their papers.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ir characters, added to a certain amount of jealousy, which generally exists between rivals in the same calling, might have rendered them but little sympathetic. However, they did not avoid each other, but endeavored rather to exchange with each other the chat of the day. They were sportsmen, after all, hunting on the same ground. That which one missed might be advantageously secured by the other, and it was to their interest to meet and converse.

This evening they were both on the look out; they felt, in fac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air.

“Even should it be only a wildgoose chase,” said Alcide Jolivet to himself, “it may be worth powder and shot.”

The two correspondents therefore began by cautiously sounding each other.

“Really, my dear sir, this little fete is charming!” said Alcide Jolivet pleasantly, thinking himself obliged to begin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is eminently French phrase.

“I have telegraphed already, ‘splendid!’” replied Harry Blount calmly, employing the word specially devoted to expressing admiration by all subjec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Nevertheless,” added Alcide Jolivet, “I felt compelled to remark to my cousin—”

“Your cousin?” repeated Harry Blount in a tone of surprise, interrupting